

X274
BX274
X274
BX274

徽 型 歷 史 故 事

东晋

唐

微型历史故事

白晓朗 黄林妹 编著

☆

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南宁市河堤路14号)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桂林市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787×1092 1/32 9.375印张 203千字

1985年4月第1版 1985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67,000册

书号: 11113·51 定价: 1.30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些历史故事，选材于《资治通鉴》。起自东晋，截止于唐玄宗开元年间。本社曾出版过《李世民的故事》，故本书这方面的内容从略。有143个故事，分为几百字一个，故曰“微型”。有的表现了历史人物的品德、节操和智慧，有的表现了统治阶级的昏庸和残暴，有的表现了所谓正人君子的丑恶和卑劣，有的充满了离奇情节和惊险场面。这里有君子、清官，也有小人、酷吏，有可值得赞美的，也有令人厌恶和唾弃的。每个故事都有史实作依据，绝无编造杜撰之嫌疑。故事虽小，但其内容多不为人所知。作者文笔功夫好，几笔就勾画出一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和事件，颇为引人入胜。读了它，即可学到历史知识，又可受到启迪和教益。

目 录

朱伺为国不顾家·····	(1)
石勒不记宿怨·····	(3)
耿介的周顗·····	(5)
刚毅的王彬·····	(7)
聪明的王允之·····	(9)
温峤巧离虎口·····	(10)
郭璞卜卦·····	(13)
陶侃轶闻·····	(15)
将相和·····	(17)
毛宝相机而行·····	(19)
张淳不辱君命·····	(21)
石虎杀子·····	(23)
王导不受挑拨·····	(27)
常炜出使·····	(29)
贾坚死不改节·····	(32)
王猛不畏权贵·····	(34)
王述不讲虚套·····	(36)
郝晷和梁琛·····	(38)
孙盛写史·····	(41)
高泰请“罪”·····	(43)

郗超父子·····	(45)
忠信的罗企生·····	(47)
奸诈的沮渠蒙逊·····	(49)
反复无常的刘牢之·····	(52)
“太平皇帝”·····	(56)
鞠仲和封孚·····	(57)
含辛为泪·····	(59)
各有所长·····	(61)
刘裕杀诸葛长民·····	(64)
大度的索邈·····	(67)
刘裕不用道怜·····	(68)
刘裕受禅杀德文·····	(69)
毛德祖借刀杀公孙·····	(71)
檀道济的胆识·····	(72)
阿柴折箭·····	(74)
拓跋焘识破反间计·····	(75)
不贪钱财的谢弘微·····	(77)
自毁长城·····	(79)
李顺受贿·····	(81)
深谋远虑的江湛·····	(84)
耿直的古弼·····	(86)
陆俟平叛·····	(88)
临死不易辞的高允·····	(91)
沈璞之贤·····	(94)
机智善辩的张畅·····	(96)
父子异趣·····	(99)
颜师伯输钱赢官·····	(101)

刘德愿因哭升迁·····	(102)
沈攸之顾全大局·····	(103)
刘勔用王广之·····	(105)
李敷和李欣·····	(107)
直言的虞愿·····	(109)
王景文之死·····	(111)
范缜巧对·····	(113)
“痴姨”不痴·····	(115)
廉让的于烈·····	(117)
萧鸾的眼泪·····	(119)
萧宝卷哭丧·····	(121)
谢朓告密·····	(123)
源怀不徇私情·····	(125)
吉弼为父请命·····	(127)
韦睿有功不夸·····	(129)
萧衍萧宏兄弟·····	(131)
崔氏身教·····	(133)
崔孝芬辩诬·····	(134)
湛僧智让功·····	(136)
高欢怒打贺拔允·····	(138)
高季式不怕获罪·····	(142)
“老黑当道卧”·····	(144)
羊侃为国舍子·····	(145)
忠义兄弟·····	(147)
韦桀举帅·····	(149)
萧衍萧纲之死·····	(152)
萧大器之死·····	(154)

萧纪杀徐怿·····	(156)
贺若敦之智·····	(158)
“思之烂熟”·····	(160)
高纬“演说”·····	(162)
王轨宁死不叛国·····	(164)
梁彦光再治相州·····	(166)
陈叔宝投井·····	(168)
高颀不与大将争功·····	(170)
君臣相欺·····	(172)
辛公义不避病疫·····	(174)
杨素转危为安·····	(175)
赵绰以德报怨·····	(177)
赵绰执法不惜死·····	(179)
忠臣高颀的下场·····	(181)
梁毗哭金·····	(184)
王通巧答杨素·····	(186)
燕荣和元弘嗣·····	(188)
宽厚的牛弘·····	(190)
薛道衡之死·····	(191)
隋炀帝之死·····	(193)
父子至死不相明·····	(196)
刘感死而不屈·····	(198)
任瓌借刀杀人·····	(200)
智捉张善安·····	(202)
武则天之奸诈·····	(204)
武氏之立·····	(207)
王义方冒死揭露“李猫”·····	(211)

不知不强对·····	(213)
刘仁轨矫枉过正·····	(214)
至德长者·····	(216)
狄仁杰执法·····	(218)
裴行俭重人轻物·····	(220)
苏良嗣囚太监·····	(221)
刘仁轨告密·····	(224)
狄仁杰怒斥张光辅·····	(226)
奸巧的侯思止·····	(228)
无赖竟升侍御史·····	(229)
“请君入瓮”·····	(231)
不愿知进谗者·····	(233)
魏元忠为“驴”所曳·····	(234)
狄仁杰死里逃生·····	(236)
霍献可丑表“忠”·····	(239)
杜肃卖友·····	(240)
李昭德两破“祥瑞”·····	(242)
徐有功临死不慌·····	(244)
娄师德荐贤不留名·····	(246)
娄师德的人生哲学·····	(247)
朱前疑连升三次·····	(249)
酷吏来俊臣的下场·····	(251)
姓薛的全沾光·····	(253)
狄仁杰荐贤·····	(255)
王求礼独不贺瑞·····	(256)
张循宪推荐人才·····	(258)
魏元忠不阿权贵·····	(260)

张说仗义·····	(262)
怀素审案·····	(265)
两脚狐狸杨再思·····	(267)
武则天退位·····	(269)
窦从一的婚礼·····	(272)
唐玄宗不管小事·····	(274)
姚崇杀蝗·····	(276)
宋璟拒绝阿谀·····	(278)
宋璟“矫枉过正”·····	(279)
吴兢直笔·····	(281)
张说和陆坚·····	(283)
杜暹埋金·····	(285)
崔沔不肯随声附和·····	(286)
宋璟赴宴·····	(287)
齐浣失信·····	(289)

朱伺为国不顾家

朱伺是晋朝人，六十多岁了，任职竟陵内史（相当于太守，掌一郡民政）。晋元帝司马睿建武元年（公元317），他随同荆州刺史（州的最高行政军事长官）王廙（yì亦）讨伐杜曾。杜曾原是晋臣，任镇军参军（即镇军将军府的幕僚）。东晋刚建立，政局不稳，他便趁机起兵，割据一方，称王称霸。此次，他见官军势力强大，表示愿意投降，并表示愿意消灭其他割据势力来将功赎罪。王廙信以为真，便放过杜曾，向荆州方向进兵。

朱伺曾和杜曾共过事，深知杜曾的为人，他提醒王廙说：“杜曾是个十分阴险狡猾的家伙，他外表表示屈服，骨子里其实另有打算。他分明是想引诱官军西上荆州后，袭击官军的后方扬口镇。最好将计就计，重新部署，主力暂时不可西上。”

王廙是个刚愎自用的人，根本听不进朱伺的劝告，反而认为朱伺年老胆小，一家大小都在扬口镇内，不愿离家远行。因此照旧带兵西上。朱伺唯有摇头叹息。

王廙走后不久，杜曾果然重新叛变，向扬口镇进击。王廙这才知道上当，急令朱伺还救。朱伺不敢怠慢，带了一部分人马，十万火急赶回，刚进入扬口镇，杜曾大兵已到，把城团团围住，水泄不通。

有个叫马隽的人，在杜曾手下为将，也来参加攻城。他的妻子儿女都在扬口镇内。有人把他们抓来，要剥了脸上的皮，在城头示众。朱伺不同意，说：“杀掉他们，又不能解围，不过更激怒马隽罢了，没有什么好处。”下令放掉。抓的人本已拿出明晃晃的利刀就要下手，现在只好泄气地把利刀插进鞘里。不过人们都怀疑，朱伺是否要以此买好马隽，给自己留一条后路？

杜曾发动进攻，很快打进北门。朱伺拼力组织抵抗，身上多处负伤，后仓促退入船中。不料水道又被叛军封锁，船开不出去。叛军大喊投降，一些人见无路可走，束手就擒。朱伺却凿穿船底，钻了出去，不顾伤痛，在水中潜行五十余步，终于逃脱了敌人的追捕。然后找了一匹马，向王廙大军驰去。

杜曾派人在后面追赶，大叫着劝说朱伺：“马隽非常感激你保全了他的妻子儿女，现在我把你一家大小百余口全部交给了他，他已收下，并尽心保护照顾，安然无恙。欢迎你也来吧！”

当时，天下动荡，许多人轻于去就。朱伺却回答说：“我已经六十多岁了，不能和你一起作贼，落个不忠不义之名。我即使死了，也是晋朝的鬼。至于老婆孩子，你愿意怎么办就怎么办吧！”断然拒绝了杜曾的诱降，回到王廙大军，不久即因伤势过重而死。但他为国不顾家的精神却长久记在人们心里。

石勒不记宿怨

石勒是后赵的建立者，上党武乡（今山西榆社北）人。二十多岁时曾被晋朝官吏掠卖到山东为奴隶。东晋初年，聚众起义，逐渐发展成一支强大的割据势力，终于建立了赵国，史称后赵。

石勒称王后，有一年，召集家乡的所有亲朋好友和旧时相识到都城襄国（今河北邢台），举行盛大宴会。宴会上，他前后左右寻找，就是不见自己当年的邻居李阳。

“李阳怎么没有来呢？”他奇怪地问。

乡亲们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都不回答，欢快的宴会气氛竟一时冷落下来。

有一个胆子稍大的乡亲站起来回答说：“他不敢来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石勒更奇怪了。

“他说，过去他曾冒犯过大王，打过大王。”

石勒先是一愣，继而好象想起了什么，哈哈大笑。

原来早在家乡时，石勒和李阳为一个泓麻池数次发生争执，至于动武相打。现在石勒当了赵王，李阳逃避唯恐不及，又如何敢送上门来找死呢？

石勒大笑过以后说道：“李阳是条好汉，为泓麻池相争，不过是一般老百姓之间的私恨。现在，我正以天下为己任，岂能记过去的私仇呢？”立即派人去请李阳。乡亲们因

此也多在襄国停留了几天，直到李阳到来。石勒再次举行宴会，邀李阳同饮。他挽着李阳的胳膊说：“过去我饱尝了你的老拳，你也没少尝我拳头的滋味！”说完哈哈大笑。

李阳本来还提心吊胆，至此才放下心来，和石勒相对而笑。石勒当即任命李阳为参军都尉（次于将军的武官）。整个宴会比前次更加热烈欢快。

耿介的周颙

东晋初年，大将军（将军的最高称号，职掌统兵征战）王敦叛乱，带兵直指京师。司空（位同丞相）王导因和王敦是本家，惧怕受到株连，每日带领几个弟弟到宫门外面请罪。仆射（协助皇帝处理政务的尚书令的副手，有左、右仆射）周颙进宫去见晋元帝司马睿，王导在后面大声叫道：“伯仁（周颙的字），我把一家百十余口全托给你了，请你在皇上面前多说好话！”周颙听了，理也不理，扬长而去。及至见到晋元帝，却一再说明王导忠于朝廷，决不会和王敦勾结，再三请求皇上千万不要猜疑，更不要听信谗言，诛杀王导一家。晋元帝采纳了他的意见，对王导信任如初。

周颙有个毛病，喜欢饮酒。这一天又喝得大醉，摇摇晃晃出来。王导等人还在宫门外等着，见了，又大声叫他，想打听他都给皇上说了什么，皇上又是什么态度。周颙又连话也不答，对跟随自己的人说：“今年杀掉几个贼奴才，弄一个斗大的金印，挂在腰后面。”回到家后，又上书给晋元帝，再次说明王导忠诚，言语十分恳切。但对于这些，王导并不知道，还以为他给皇上说了坏话，在危难时期不救自己，所以对他深为怀恨。

不久，王敦打进建康（今南京市），控制了朝廷大权。许多人对王敦奴颜婢膝，周颙却保持了自己的气节。王敦很

忌恨周顗，想要杀掉他，但又怕失掉人望，久久拿不定主意，最后决定先探探王导的意向。

这一天，王敦把王导叫来，从容问道：“周顗名冠一时，声望很高，应该更加重用他才对吧？”

王导还记恨于周顗，当然不愿他高升，况且也明知王敦说的是假话，所以故意不回答。

王敦又问：“若不更加重用，那就保留他原来的官位如何？”

王导又不回答。

王敦又说：“这些都不好，那就干脆杀掉算了！”

这正合王导的心思，但又不愿负杀人之责，所以仍然故意不回答。

当时，王导的地位声望很高，他若反对杀周顗，王敦就还得考虑考虑，也可能就不好下手。现在，他不表态，就是不反对。王敦大为放心，下令把周顗杀掉。

周顗被杀的那天，路过太庙，大声宣告道：“贼臣王敦，倾覆国家，乱杀忠臣，祖宗有灵，当叫他迅速灭亡！”行刑者用戟捅他的嘴，鲜血直流到脚上，仍容止自若。观者无不流涕。

后王敦失败，王导整理朝廷的文书，才发现周顗向晋元帝申救自己的表章。他拿着表章，边看边流泪，说道：“伯仁虽不是我亲手所杀，但确是因我而死的！我真是对不起这位耿直的朋友啊！”

刚毅的王彬

王敦控制东晋朝政后，晋元帝司马睿已成了傀儡，但为了保住这个傀儡地位，还得不时向王敦陪小心，表示慰劳。这一天，晋元帝又派侍中（皇帝左右的侍从）王彬去看望王敦。

王彬是王敦的远房堂弟，为人正直刚毅。他去王敦那里的途中，听说周顗这天要被斩首。他一向和周顗要好，就先去哭周顗。当时人们惧怕王敦，对被杀的人，躲之唯恐不及。而他竟敢对之大哭，这没有一点勇气是不行的。

哭过周顗，他才去见王敦。王敦见他脸色凄惨，很奇怪，就问是怎么回事。他老实回答道：“刚才去哭伯仁，至今感情不能平静。”说着，又要流下泪来。

王敦勃然大怒，说道：“伯仁是自己找死的，况且他一向把你当作凡夫俗子，从不看重你，你又为什么哭他，还如此悲哀！”

旁边的人都为王彬惊惧，王彬却毫不在乎，平静地说道：“伯仁是个长者，还是你的亲友，为官一向正直，又不结党营私。你却突然把他处以极刑，所以为之哀伤！”说到这里，他突然变色，指着王敦的鼻子申斥道：“你对抗朝廷，以逆犯顺，杀害忠良，图谋不轨，灾祸就要降到你和你一家的身上！”言辞激烈，感情慷慨，以至声泪俱下。

王敦料不到王彬竟敢如此冒犯他的虎威，更加怒不可遏，咆哮道：“你如此狂妄胆大，以为我不能杀你吗！”堂下的武士手按剑柄，只要王敦示意，随时就会冲上来，把王彬拉下去。空气十分紧张。

王彬冷冷说道：“亲兄弟都会互相残杀，更何况我只是你的远房堂弟！”

当时王导也在座，吓坏了，赶紧圆场，一方面劝王敦息怒，一方面劝王彬向王敦拜谢请罪。王彬说：“脚疼不能下拜，况且，这又有什么可拜谢的！”

王敦恐吓道：“脚疼，比脖子疼如何？”

王彬一点没有惧容，就是不拜谢。王敦气得咬牙切齿。但因今天才杀掉周顗，若再杀掉王彬，将会震动朝野，对自己极为不利。所以终于没敢下令杀他。

后来王敦想篡夺皇位，王彬再三劝阻。王敦又大怒，用眼睛看着武士，示意将王彬拿下。王彬正色道：“你去年杀哥哥，今年又要杀弟弟吗？”去年，王敦曾杀掉堂兄王澄，所以王彬这样说。当时，王敦还不到狗急跳墙的时候，实在不愿背杀哥又杀弟的名声，只得把王彬贬为豫章太守（郡的最高行政长官），赶出朝廷了事。